



二路電車

迈哈穆德·台木尔著

水景宪等译

二 路 电 車

迈哈穆德·台木尔著

水景宪等译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封面画：張守义

二 路 电 车

书号 1654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
字数 4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2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6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6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 (3) 0.27 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目 次

沙夏总督的姑媽 (水景宪譯)	1
塔瓦杜德太太 (水景宪譯)	15
旅行家 (水景宪譯)	20
納德日雅 (孙琪璋譯)	30
二路电车 (秦水譯)	36
归来 (林其譯)	49
死的喜剧 (林其譯)	59
游行示威 (薩曼譯)	69

沙良总督的姑媽

在首都各晚报平日刊登治丧启事的专栏里，今日登出了黑框的巨幅消息。消息說：

“哀启！正直的、虔诚的、慈善的夫人，尊贵的穆罕默德·沙良总督閣下（退任的政府官员、丰功伟绩闻名于世的显贵人物）的姑媽，不幸于昨日仙逝。夫人身患不治之症，名医束手，最后寿终于查尔吉本宅庄园。送殯行列定于明日上午十时从車站出发；灵車将于九点半开抵車站。鉴于死者和她的侄儿的身份，預料将有許多显贵人士参加送殯。”

克瑪里先生和朋友們圍坐在“琼第”咖啡館的桌旁，他們常来这里喝咖啡、抽水烟。他买了一份报，仔細讀完了这条触目的消息，接着纵声大笑，向所有在場的人說：

“朋友們！瞧这条非常重要的消息！”

大家都惊愕地望着他。克瑪里又嘲笑地加上一句：

“沙良总督的姑媽去世了。”

有一位交談的人惊奇地問道：

“这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“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关于这位姑妈的事情。大概是她刚一出世，死神就把她追回去了。”

他又大笑起来。一位朋友对克瑪里說，

“我却听说过关于这位姑妈的事情。”

“那才是怪事呢！”

“当然你会觉得奇怪，因为她的存在对大家是保密的。沙良总督竭力使别人不知道关于他的姑妈的事情。”

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”

“他害怕家丑外扬。他不願让别人知道他有一位穷姑妈，几乎靠讨饭过日子，住在查尔吉附近一間东倒西歪的茅棚里。”

大家惊奇地听着雷法特先生的話，克瑪里先生却說，

“由此看来，报上所說的死者寿終正寝的庄园，难道是捏造的不成？”

“当然是捏造的。沙良总督知道他的姑妈的境遇，也知道她生活困难，潦倒不堪，但是他絲毫无动于衷。我从可靠方面获悉，最近几年內他通过管家总共只給过她五十庫魯^①。”

“沙良总督否认他和她有亲戚关系，然而这位穷妇人却相反，她拚命拉住这种关系，以便求他帮助。总督想起这位亲戚就感到厌恨。她是唯一知道他的貧困的过去的

① 一庫魯合百分之一埃鎊。

人：那时他穿着粗藍布衬衫，戴着粗毡帽，放牧牲畜；有时头上顶着盛食物的盘子，給在田里耕作的父亲送飯。”

“真是怪事！雷法特先生！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事情的？”

“我从撫养过沙良总督的那家人的嘴里听来的。这家的家长，是一个高尚而慷慨的人。他认养了沙良，送他和自己的孩子們一道上开罗小学，供給他学費，一直到小学毕业。后来沙良沒有能力升入中学，他又帮他謀到一个政府机关的工作。沙良剛在工作崗位上站稳脚跟，看到前途无量，他就从一个謙虛听話的少年变成剛愎驕傲的人了。他的运气很好，很快就爬到了高位，而且变得更驕傲了。他的性格和志趣完全暴露了出来。他忘記了过去的一切，甚至忘記了那个曾教养过他的恩人。是的，朋友們，沙良是忘恩負义的，現在还往往如此。我們深知这个人的性格，因此我听到您所談的关于他的事情，并不感到惊奇。”

“难道除了这个穷姑媽以外，他就沒有別的亲戚了嗎？”

“她是唯一尚健在的亲戚。他憎恨姑媽，不願认她，其秘密就在于此。”

“但是他毕竟还是认她了。”

“是的，只是在她死后才认她。”

“他认她的用意又何在呢？这真是太奇怪了。”

“他这样做是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。在她生前，他連一文錢也不肯給她，可是她死后，他却为她用了許多錢。他这样做的目的，是想博得虛名，他一生就是熱中于追逐虛名，并以此為唯一樂事的。難道這種隆重的喪禮和盛大的出殯，不是一種炫耀自己的手段么？難道國內名人、顯貴和政府高官親臨吊唁，向總督表示哀悼之忱，為他分憂，這不是值得稱羨的么？”

克瑪里先生笑起來了：

“簡直是瘋了！如果不是有別的事，我真想參加這次喪禮，瞧一瞧那里的趣事。”

“這是怎麼一回事？你也認識這個人嗎？”

“是的，和你一樣。”

“什麼事情使你不能去參加喪禮呢？”

“我明天有要緊事，得到莊園去一趟。”

在場的一位朋友建議說：

“那麼你就拍一封電報給他吧。”

“你說得對，我就照辦。”

雷法特先生說：

“至於我，我是要參加送殯的，將來我再把在那里看到的都告訴你。”

克瑪里先生拍了一下巴掌，把堂倌喚來，向他要了紙、墨水和鋼筆，就動手擬電報稿。他想了一會說：

“我真不知道對這蠢貨寫些什麼好。”

“写短些，朋友！譬如說，‘人生总不免一死，祈节哀順变。’”

“这太简单了，雷法特先生！难道你想要他瞧不起我，挖苦我，把我描繪成慳吝的人么？必須拟一封至少要花三十庫魯的电报稿……”

然后他又向胡斯里先生說：

“你能給我口授几句哀切动人的辞句向他表示吊唁嗎？”

胡斯里先生在他們一伙里向来被視為詩人。他望着克瑪里先生，考虑了很久，然后說道：

“你喜欢用散文体，还是用詩体？”

“我宁願用通俗易懂的散文体，因为你也知道，这个人不学无术的蠢貨。”

“就这样好了，你写吧！”

胡斯里先生开始口授了。

“什么？朋友！你又写成了詩，但是你知道，我是喜欢散文体的。”

“这只是开头。当然必須先使他产生一种好印象。写吧！写吧……”

今天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讀到令姑去世的消息。令姑是高貴而虔誠的夫人，也是貴府的栋梁，她的去世定使您深为哀痛。总督閣下，伏乞接受我衷心的吊唁。願眞主賜給你耐

心，替你添寿。願真主超度逝世的令姑。

克瑪里謹唁

“好哇！胡斯里先生！但是我想，这封电报将会花掉四十或五十庫魯。”

“这算不了什么！”

在場的人当中，还有那散尔先生。他从未見過沙良总督，过去也从未听說過关于他的事情。他很想知道比他今天所听到的更多的事情。

“这个不学无术的人的外貌是怎样的？”他問克瑪里先生，“他多大年紀了？請告訴我！”

克瑪里先生掏出烟盒，遞給朋友們香烟，然后开始談起来了：

“沙良总督是一个肥胖而高大的男子。他的臉是黝黑的，由于飲酒过度，經常紅光滿面。他的通紅的眼睛下的黑圈，充分說明了他是个好色之徒。他本来就长得难看，臉上的麻子使他更形丑陋了。他大約有五十五岁，但是仍过着放蕩的生活。在該用錢的地方，他一毛不拔；在不該用錢的地方，他却揮霍无度。这个不学无术的蠢貨，他只追求外表和虛榮，为了达到他的目的，他不惜使尽他的一切慣技——伪善、諂媚、背信棄义、撒謊和收买。他沒有考上中学，經他的恩人多次推荐，他才当上了小官。后来他因善于巴結逢迎而升官了，逐漸爬到很高的职位。

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弄到了一笔财产。他买地皮，盖房子，儼然是一位最有錢的人了。最后他的劣迹敗露，政府机关把他革职了。他又采取巴結逢迎、奴顏婢膝等伎倆，企图保住这个肥缺。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，尽管他并不願意，他还是丢掉了官职，只落得不少的财产和臭名。人們不久就忘掉这件丑事，过了一些时候，他的名字又在开罗出現，受到推崇和尊敬。現在他就住在自己的府第里，过着有錢有势的寓公生活。”

* * *

送殯行列的排場很闊，而且也很隆重。参加送殯的有显貴人士，数十名最有名的念經者，戴着高毡帽的盲托鉢僧，端着香炉的人，裹着白头巾、穿着綠衣服的各教派教长，各級僕人。行列最前面是两匹駱駝，它們馱着四箱水果和餡餅。这就是所謂祭礼……沙良总督穿着黑色常礼服和居丧特备的新漆皮鞋，他竭力装作悲伤的样子。但是从他的声音里就明显地听出这是伪装的。他向人們述說死者的美德，描述他的哀痛。他还談到，他多么敬爱她，她对他又是多么慈爱。

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的管家偷偷地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說：

“如果总督把他目前在出殯上花費的十分之一給了死者，那么足可使她一生不愁貧困了……总督吩咐我裝滿四箱名貴的、精美的水果和餡餅，这是他的姑媽在世时

梦想不到的。这些东西应该分给穷人，使死者能博得同情，永垂不朽。”

* * *

到了夜晚，灯笼照耀着沙良总督住宅所在的大街。灯笼多得使过路的人恍如置身于豪富欢乐的夜宴中。在这座张灯结彩、铺着贵重地毯的华丽帐篷里，挤满了人；著名念经者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帐篷。沙良总督乐得心花怒放。那边又发出了备菜和摆席的喧嚣声。沙良总督吩咐端上最好的佳餚来款待密友和贵宾们。

沙良总督恭敬地接待前来吊唁的客人。他走到桌子旁边，大声呼唤僕人，指挥他们干这干那。

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原位上，又在帐篷里跟客人周旋，极力描述他的哀痛，叹息不已。他还追述死者的美德，她的逝世经过以及他接到这个噩耗的情形。

当念经者念完了一章《古兰经》，客人们先后向沙良总督告辞，并向他表示同情，然后离开了这座帐篷。这时帐篷里只剩下主人本人以及他的亲信和僕人。

总督叠起了腿坐着，用手巾拭着汗。然后他叹了一口气：

“唉！我真累死了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样艰难。”

总督的一个食客站在他的旁边。他是一个爱拍马屁的可恶的老头，嘴边蓄着稀疏的几茎短鬚。他搓着手说：

“哦！您当然是够累了；但是请您相信，如果不是这

样累一番，那么丧礼就不会搞得这样豪华、惹人注目了。您瞧！所有的人，无论老少，哪个不是谈论着他们在这里所见到的东西。”

总督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回答说：

“阿布达里·纳比！我可以发誓，昨晚我整夜没有阖眼，今天忙得甚至连坐下休息一分钟的时间也没有。你亲眼看见昨晚客人那么多，难道我能撇下他们不管吗？”

“当然不能。否则我们就太不像话了。”

“我来回地在客人中间周旋，感谢他们的关怀。我亲自检查酒席如何摆。难道我能任何事都事必躬亲？”

“总督！不能！当然不能！您常常是事必躬亲。”

阿布达里·纳比打了一个呵欠，继续说完他的话：

“我愿凭伟大的真主以及他的荣耀的先知和一切圣灵发誓，我一生从未吃过比今天更美味的东西。我也从未见过比今天更豪华隆重的丧礼。您姑妈的灵魂现在暗中盘绕在您的头的上方，感谢您对她尽了孝道。”

阿布达里·纳比又打了一个呵欠，然后站起来，请求允许他告退。总督同意了，并塞了一些钱给他，作为对他阿諛的奖赏。

后来总督伸了一下懒腰，就大声叫喊阿济斯·艾芬吉。这个衣冠整洁的四十来岁的人，是总督的私人秘书。他走进来的时候，总督皱着眉头说：

“我对这次出殯十分不高兴。我不满意你的轻率态

度……”

“我的輕率态度！但是您要知道这次出殯已經非常豪华隆重了！”

“你在撒謊！”

“送殯行列长达三百米，堵塞了首都最寬的街。我們拦阻了行駛在各条干綫上的电車，而且一切活动都停止了好久。我們沒有让一辆馬車或汽車搶到行列前面或穿过行列。总督閣下，难道您沒有看見托鉢僧嗎？他們是我們从全开罗网罗来的。难道您沒有看見走在前面的念經者嗎？难道您沒有看見一群端着香炉和香水瓶的人嗎？他們花了我們不少的錢。我为他們每个人买了新帶子，委托司机阿布多师傅用汽油刷淨他們的衣服，而且还吩咐哈莉里雅熨平他們的土耳其帽。

“至于僕人和随从人員，閣下也知道，我們為他們新买了衣服和鞋子。因此他們頗惹人注目。我的主人，我願发誓，我看見人們崇敬肃穆地站在大街两旁，他們被这隆重豪华的送殯行列惊呆了。他們問这是誰家出殯；我大声回答說，这是沙良总督為他的姑媽出殯，于是他們深为她惋惜。总督閣下，难道您沒有聽見窮人們分到水果和餡餅后為您祈禱嗎？他們的祈禱声压倒了僧人念經的声音。”

总督心滿意得地听着秘书談話。忽然他又皺着眉头大叫起来，打断了阿济斯·艾芬吉的話：

“但是警察呢？他們在哪里？笨蛋！在我姑媽的出殯中，总共只有两个騎馬的和四个徒步的警察，难道这不是丧失了体面嗎？”

“总督先生！我願向您发誓，他們不肯答应我多派警察。”

“他們不肯答应你？！但是他們在阿布达里·卡林总督的母亲出殯时，却答应了派十名騎馬的和二十名徒步的警察。”

“閣下！您知道阿布达里·卡林总督当过……”

沙良总督打断了他的話：

“首先，我知道你就是馬馬虎虎的。多么不体面！在我姑媽的出殯中，竟沒有和我目前地位及过去在政府中的职位相称的足够数量的警察！全国的知名人士都認識我，他們現在又会怎样談論我呢？我預感到人們对这件事是会惊奇的。这一切都是由你一手造成。”

“您只会听到称贊的。”

“你明天就應該糾正自己的錯誤。”

“請吩咐您要怎么办。”

“报纸上應該登載关于出殯的消息，詳尽描写丧礼情形，报导参加送殯的显貴知名人士的名字和护送灵柩的警察人数。”

“閣下！您想看到出殯中有多少警察呢？”

“四十个徒步的和三十个騎馬的警察。”

“就这样吧！”

“你应该在报上报导关于出殓和丧礼的豪华场面、酒宴的丰盛以及念经者的名望等等。从优酬谢报馆，不得吝嗇。”

“一切都将按您的心愿办理。”

总督伸过懒腰，沉默了一会，然后像平常一样低声谈起来了：

“你定下了歌女吗？”

“是的，总督閣下！难道您想举行晚会吗？”

“当然！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丝毫不想改变自己的习惯。我也不想停办我经常举行的欢乐的晚会。至于丧礼，你一切知道了。还要我重复吩咐一遍吗？”

“我一切知道了。”

“对于像你这样的笨蛋，最好还是重复一遍。从出殓后第四天起，就要召集僧人每晚在这里、家里和墓旁念《古兰经》……一直到满了四十天为止。这一切都是为了超度死者和略尽孝心……你懂吗？”

“我懂得了，主人！”

* * *

次日晚上，阿布达里·纳比坐在总督旁边，给他念阿济斯·艾芬吉所拟的报导出殓和丧礼情形的短文。总督仔细地听着，并点头表示赞许。

文章中详尽地描写了出殓经过，提到了参加送殓的

知名人士的名字，叙述如何布施穷人，人们如何哀悼死者，和为她向真主祈福、如何赞扬克尽人子之道的总督的一片孝心……

这篇题为《伟大动人的场面》的短文写道：“正当报纸准备付印的时候，我们接到了本报特约记者的这篇报导。鉴于尊敬的穆罕默德·沙良总督閣下的功绩及其巨大声望，我们认为必须马上刊登这篇报导。”

后面跟着附有“殿下”和“閣下”头衔的冗长名单，还提到了警察及其人数。阿布达里·纳比向总督念道：

“三十名骑马的和四十名徒步的警察护送灵柩。”

总督高兴得大叫起来：

“这才对呀！他们没有拒绝我这个数目，如果我再多要一些，谁也不会拒绝我的。”

阿布达里·纳比搓着手回答道：

“您是极有声望的人。大家都知道您曾为政府忠实服务，难道他们还会拒绝您的要求么？”

“我仿佛记得，阿布达里·卡林的母亲出殓的时候，总共只有八名警察……”

阿布达里·纳比继续念下去。这篇短文的结尾说：

“愿真主保佑他！总督显出非常哀伤的样子，大家都衷心同情他。”

“这是真的……这是真的。您确是非常哀伤的，老爷！”